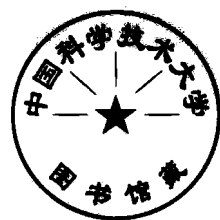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2/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7.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性理群書大全七十卷(二)

題 玉峰道人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說理會編十六卷

〔明〕季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馮繼科刻本

二五三

雙江先生困辯錄八卷

〔明〕聶豹撰 羅洪先批註
南京市博物館藏明刻本

四〇九

研幾錄不分卷

〔明〕薛侃撰 鄭三極輯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薛茂杞等重刻本

四七四

庸言十二卷

〔明〕黃佐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五一八

慎言集訓二卷

〔明〕敖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錢塘丁氏刻當歸草堂叢書本

六九六

辨惑續編七卷附錄二卷

〔明〕顧亮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成化五年刻本

七一八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全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
故詩有工拙之論而施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
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
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遂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
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
性理卷之五十六
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有味
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
如樂府詩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
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氣說盡無
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
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中變體李太白專
學之如腰鏤劉琨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
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蠅
角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壯語又俊健○陶淵明
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
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

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手方得俟詩之
法○蘇子由愛選詩草舉本葉下龍首秋雲飛此正是
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吳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
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法字協燭字之類唐人
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
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
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態便有帝王底氣態越州有石刻
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
和緩底如直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淵明詩人皆
說是平淡據其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
出本相者是詠荊刺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
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
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
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
詩者也古風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
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
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
詩則不然也○明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

多批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
魯直一時因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使却說好
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
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信筆胡說全不
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杜詩致遠思恐泥
東坡為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杜子美暗飛
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
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
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
一字故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變之問比陶如
在聖卷之五十六
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
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奇韋則自在其
詩則有做不著處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
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體記身勞
而心閑則為之也○韋蘇州詩言於王維孟浩然諸人
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契了飽飯思量
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
無戒謹恐懼之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繞到那候
必心沐然為之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開
鷄聯句云一噴一醒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
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

好又曰單觀雲填道助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按再噴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得肯
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費力
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惟意思亦自可
混成氣象凶險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尊酒夜深靜卧聽
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
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凄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
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
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
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
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陽決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
清高其實管管職詩中凡及當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
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較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鸛鵲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
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美答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
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者雖無
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
雄豪而雄豪方嚴極好如箴筆解詩意中流水遠然外
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
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

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會得周○
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
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大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
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感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
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
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
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
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擎肅
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
詩好推得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
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
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暈楊柳深陰醉海棠
他是甚整句法○今特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天
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移中
散至死薄殺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此王莽如此
等詩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
祐特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
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
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
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馳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
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
箇只是心裏關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

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有工技藝做得精者
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關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騷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
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
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峴底今便學得十
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
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樾之云
後山詩德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雄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亭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叙事情敘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
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
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
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
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
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
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
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
要嵌事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善人不識余心樂將

[illegible]

[illegible]

凱方成辭文似相如殆類非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辭顏氏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
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且既務悅人非俳
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只據發智中所蘊自成文耳章
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無文學何也曰游夏亦
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夫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
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
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
爲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從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
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
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
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
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
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
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
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
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似此言語非是鵲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退之作琴

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
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
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
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
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
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
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徹通變
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
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
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
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標筆綴文
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
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
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勸俗其芳猷美績
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
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
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
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亦有能涉其波
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

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
風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
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足錯詭利
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具答賢良策
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尚識緯張平子非
之然平子之意又却與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
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各在模
倣前人而作之益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
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及之然其文
體亦不免乎墮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
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以此皆有
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
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
以後便實到杜欽合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臣衡書多
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
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
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
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三學者所學之書也又說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
棄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

平正只是又因善仲舒臣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
氣際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遲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臣衡文字却細密他看經書極
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
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文正開闢闢不及也荀
子云誦數必貴之思索必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通
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
處也多○仲舒文大繁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
類漢文似子雲然也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
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
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固孟堅只填
得他腔子一作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
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
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肯作對子了又問司馬
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樊州快勝賦甚淺
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
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
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
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
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
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

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誤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
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中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
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
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
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
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
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
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
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
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
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
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要會安料只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
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
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
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
十歲不呈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了若後生
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
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健曰也是後生時
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
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多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
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闊綽底

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這一句說盡
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
書也須選讀得公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
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蘊似有理又云人晚年
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
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
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有
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
箇虛心有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
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
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
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
資質得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
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
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其方脩韓文考
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
子厚較精密如辨鵠冠子又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
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
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
會衰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
古書之真偽曰鵠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
寫賈誼鵠賦之類故只有此更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

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
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
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
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求州力也○抑學人處便
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
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
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
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
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
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
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
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
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
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
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
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
書却別做一箇說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
此那得許多說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
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
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
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
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省來有病曰文者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其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問太極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跋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才較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肝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一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

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徐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鮮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二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歟如五代史定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華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却去故也○歐公為